

QUANTITATIVE STUDY

OF

中国与周边中等国家关系

阎学通 齐皓 等 / 著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URING

MIDDLE POWER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QUANTITATIVE STUDY

OF

中国与周边中等国家关系

阎学通 齐 皓 吴文兵 [韩]姜宅九 / 著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URING

MIDDLE POWER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周边中等国家关系/阎学通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5097 - 6514 - 2

I. ①中… II. ①阎… III. ①中外关系 - 研究 IV. ①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6111 号



中国与周边中等国家关系

著 者 / 阎学通 乔 彤 姜宅九 [韩] 姜宅九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浩敏

责任编辑 / 宋浩敏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87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514 - 2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自冷战结束之后，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经历了多种不同的变化，有的双边关系在友好的水平上长期稳定，有的双边关系则是大起大落，还有的在低水平上波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于我国崛起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建设友好的周边环境显得更加重要。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都是定性研究，没有定量研究。双边关系的定性研究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和具体问题对于双边关系的影响。然而，定性研究的弱点在于，难以区分双边关系变化的程度差别，也不易观察变化的趋势。

从 2002 年起我就组织我的博士生们对中国的双边关系进行衡量。在研究衡量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双边关系的基础上，于 2008 年我与我的博士生齐皓、吴文兵、姜宅九、周建仁、漆海霞开始了对中国与周边中等国家双边关系的衡量研究工作。我们原本计划衡量中国与周边所有国家的双边关系，经过一段摸索，我们发现这样的目标太高，超越了我们的研究能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我们并不能了解到双边关系每天发生的事件。

我们无法收集到定量衡量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事件有多重原因。一是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对于双边关系事件的公开报导太少，无法真实地衡量双边关系的程度变化。中朝关系是典型的例子。朝鲜领导人曾多次对中国进行秘密访问，而且双边达成许多重要的协议。然而，这些对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没有公开的报导，无法了解其真实性和具体内容，因此也无法判断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力有多大。二是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之间的事件不能吸



引媒体的关注，媒体不进行报导，因此无法进行衡量研究。如不丹、老挝、蒙古、阿富汗等。三是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事件大部分由对象国的媒体以本国语言进行报导，这超越了我们课题研究人员语言能力，无法进行统计衡量，例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缅甸等国家。因此，我们只选了韩国、越南、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进行衡量研究。从重要性来看，这五个中等国家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周边外交中有较为重要的影响，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资料较为丰富，可收集到的关系事件的数量符合本书中定量研究的基本要求。

本项研究并不局限于对双边关系的记录、统计和衡量，而是在衡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我们对这五对双边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了许多定性研究所不能发现的特点，并对它们的变化做了理论性的总结。例如，在中澳关系的分析中，我们比较了中美和中澳关系变化图形上的差别，并分析了两者的相关性。从冷战后，中美和中澳关系曲线的差别中，我们得出启示，并认为冷战时期，中澳关系受中美关系影响很大，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跟随美国的。然而，冷战后东亚的地区化趋势对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逐渐向好的方面稳定发展，与美国对华政策时好时坏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例子体现了定量衡量对于深入分析双边关系的优势。

本书对于中国与韩国、越南、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五国双边关系的定量分析仅是定量研究这五对双边关系的开始。本书所提供的数据可作为学者们从事不同研究的参考，从不同的数据对比和分析中，学者们必定能得出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们的这项研究并不是到2010年就结束了，研究小组的成员还在继续每月的统计和衡量工作。我们计划每五年将新增补的数据补充进去，陆续出版。

定量研究已经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中，定量分析已经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分析相对起步晚一些，但近年来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我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普及程度虽然比多数国家高，但与美国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愿意从事定量分析的国际关系的学者提供一些数据上的便利条件，也希望国内的同行们能为我们改进这项研究提出建议。

这项研究工作虽然是我主持的，但主要的编辑工作都是由齐皓博士承担

的，没有他的辛苦工作，这本书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他于 2011 年完成了在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习，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对他这几年刻苦学习的回报。除了本书署名的作者外，我们研究小组的周建仁、漆海霞做了资料整理与审阅工作，徐进、李巍、曹金绪、杨原在本书研究中也做了事件分值评估和校对工作，我对他们的学术贡献表示感谢。此外，我要感谢马燕冰、胡仕胜、叶海林三位专家帮助我们把关，避免出现严重失误。另外，我要感谢王雪莲教育基金会对此项研究的支持，帮助我们解决了研究所需的资金。统计工作是一个费时、费力和费钱的事情，没有该基金会的支持我们也是无法完成这项研究的。

阎学通

清华园

2011 年 6 月 15 日

目 录

1 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作用、等级概念和启示 / 001

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作用 / 001

定量衡量的等级概念 / 006

定量衡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启示 / 011

2 国家双边关系衡量方法 / 016

双边关系衡量的理论背景 / 016

双边关系衡量方法 / 020

衡量方法的有效性测试 / 026

对一些问题的说明 / 030

小结 / 032

3 事件赋值标准 / 034

4 使用方法 / 038

如何使用图形 / 039

如何使用分值表 / 043

如何使用事件记录表 / 044

5 中韩关系 / 046

中韩关系图形 / 047

中韩关系分值 / 048



中韩关系的特点与启示 / 050

中韩关系事件记录 / 055

6 中越关系 / 108

中越关系图形 / 109

中越关系分值 / 110

中越关系的特点与启示 / 111

中越关系事件记录 / 120

7 中巴关系 / 191

中巴关系图形 / 192

中巴关系分值 / 193

中巴关系曲线的特点与启示 / 194

中巴关系事件记录 / 204

8 中澳关系 / 240

中澳关系图形 / 241

中澳关系分值 / 242

中澳关系的特点及启示 / 244

中澳关系事件记录 / 252

9 中国印尼关系 / 277

中国印尼关系图形 / 278

中国印尼关系分值 / 279

中国印尼关系的特点及启示 / 281

中国印尼关系事件记录 / 289

索引 / 317

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作用、等级概念和启示

定量分析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但所有定量分析的基础是量化的数据。用定量的方法来衡量中国的双边关系，这相当于用货币价格来衡量国家经济规模。经济规模是由不同的生产能力构成的，而国家间关系是由不同关系构成的，不同经济生产能力是由所生产的具体产品构成的，而不同关系则是由不同事件构成的。有了双边关系的定量数据，我们就可以做许多以往不能做的研究工作了。为了使读者能有效地使用这本工具书，下文首先介绍一下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作用和等级概念，并与读者分享笔者从定量衡量中外关系中所得到的启示。

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作用

一 定量衡量使研究双边关系的程度变化有了可能

在没有定量数据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要想分析中国的对外关系就只能根据事件的性质进行判断，但性质判断难以区分程度变化。例如，冷战结束后，中美在冷战时期那种针对苏联的战略盟友关系结束，但双方也未形成美苏在冷战时期的那种全面对抗的关系。面对这样的战略关系，约瑟夫·奈在1995年提出“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此后



中美学者普遍将中美关系定位为“非敌非友”。^①

这种定性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性质，却无法帮助我们了解中美关系不断发生的程度变化。在 1991 ~ 2005 年的 15 年里，中美关系的非敌非友性质未变，但双边关系却多次大起大落。1992 年美国开始向台湾地区大规模出售武器，1995 年美国同意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美国，1996 年中美在台海进行军事对峙，1998 年中美首脑会晤提出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倡议，1999 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 年中美军机相撞，2002 年中美就全球反恐怖主义问题进行安全合作，2005 年中美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在不进行定量衡量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根据这些事件对中美关系在每个具体时间点上的友好或敌对程度进行判断。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知道中美关系在哪一年是敌大于友，哪一年是友大于敌，当然更无法知道哪一年的友好情况比其他年份更强一些或是更差一些。采用定量衡量的方法后，我们就可以从图 1-1 观察到中美关系的程度变化。

从图 1-1 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 1991 ~ 1994、1996 和 2001 ~ 2002 年，中美关系的性质是敌大于友，而其他年份则是友大于敌。1998 年双边关系曾有个别月份达到良好等级的低等水平，相当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水平。通过对中美关系友好程度的定量衡量，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2004 年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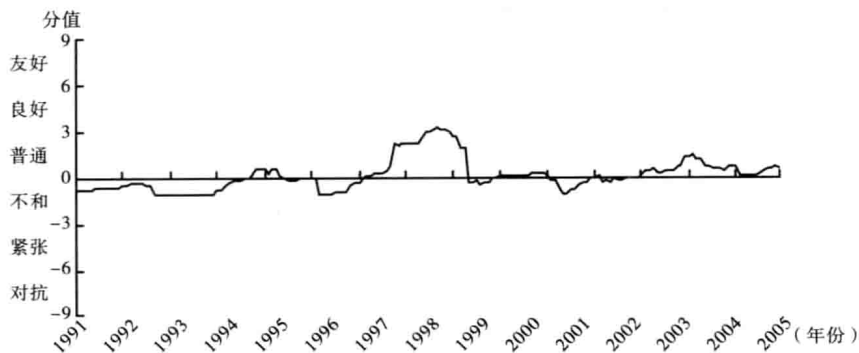


图 1-1 1991 ~ 2005 年中美关系

^① 袁明、范士明：《“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安全）形象的认识》，《美国研究》1995 年第 4 期；《美国智库眼中的中美关系：战略上相互竞争与合作》，http://www.chinaaiiss.org/news/news_display.asp?id=8547。

国务卿鲍威尔访华时说当时的中美关系处于中美建交以来的最好时期，其判断与实际的差距有多大。^①

二 定量衡量可增强我们对双边关系变化趋势的敏感性

仅使用定性分析方法，研究人员一般只能在双边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才感受到双边关系的新发展趋势。而定量衡量方法则能使研究人员观察到双边关系的细微变化，从而能比使用定性方法更快地感受到双边关系的变化趋势。2003 年底中日关系出现下滑，但是当时人们普遍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多人把小泉 2004 年元旦参拜靖国神社当作一个个案，却没有想到这是小泉对华政策的战略改变，没有想到这是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开始。根据 2003 年末中日关系分值连续下降的衡量结果，我们较早地意识到中日关系将出现持续恶化趋势（见图 1-2）。2004 年 1 月 4 日，我们预测中日关系在三个月内将恶化到不如中美关系，在同年 10 月，我们判断中日战略利益已发生结构性变化，中日之间已经形成结构性矛盾，中方靠自我克制政策将无法解决这种结构性矛盾和改善双边关系。^② 然而中国战略界人士直到 2005 年 4 月雅加达中日首脑会晤后，才普遍认识到中日结构性矛盾的存在。^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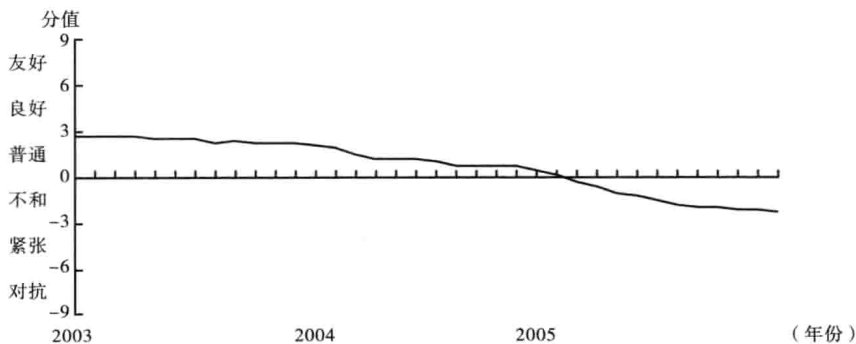


图 1-2 2003 ~ 2005 年中日关系

① 《鲍威尔称目前中美关系处于 30 多年来最好时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1/14/content_2215343.htm。

② 阎学通、周方银：《2004 年 1 ~ 3 月中日关系走势》，《世界知识》2004 年第 2 期，第 31 页；周方银：《从预测误差看中日关系走向》，《世界知识》2004 年第 22 期，第 47 页。

③ 《2005 年 4 月 26 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193264.htm>。



三 定量衡量有助于更清楚地观察双边关系的特点

在不进行定量衡量的情况下，即使感觉到双边关系有起伏，我们也无法了解这种起伏的特点和程度。例如，冷战后中美关系不仅是每年都有所变化，而且一年之内就可能出现几次起伏，每次起伏的程度也有所不同。进行定量衡量后，我们可以观察到中美关系每年的起伏特点和起伏程度（见图1-3）。

从图1-3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曲线的年度变化特点是：从年初较高向年中下滑，然后到下半年时回升。根据这些相似的凹型曲线，我们就能联想到美国国会的开会时间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根据惯例，美国国会在当年圣诞节前开始放假，到次年1月份才复会。复会后，一些议员们为了各种不同政治目的对中国进行攻击。到了3月份，这些攻击的累积效应就会显现出来，使中美关系下滑。每年秋季，中美首脑都要利用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之机进行双边会晤。为了这次会晤，双方都要创造较好的政治环境，于是年末几个月的中美关系就出现改善现象。由于定量衡量使人们能观察到中美关系每年的图形变化，因此人们才可能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做出更为符合实际的分析，并据此提出更为有效的政策建议。从图1-3中还可以观察到，中美关系在不同年份的起伏程度差别，结合对每年双边关系事件的比较，人们就可以理解不同事件的集合对双边关系的综合影响力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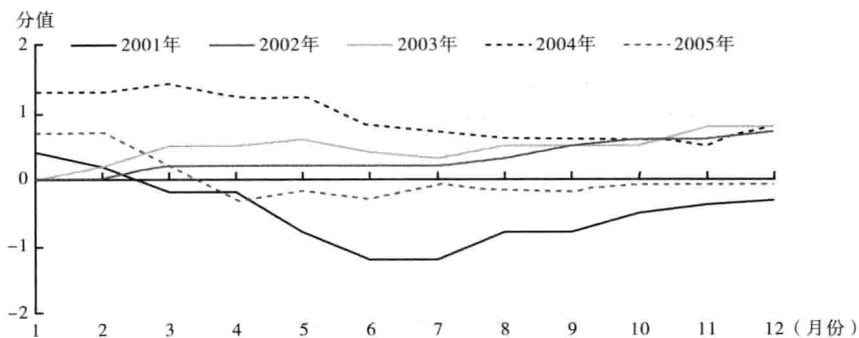


图1-3 2001~2005年中美关系

我们所建立的这个数据库不仅提供每月双边关系的分值，而且记录了每月双边关系中的事件。这些事件记录的主要来源是《人民日报》和外交部网站，因此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双边关系中的事件是以日为单位记录的，因

此记录的连续性、次序性和详细性都有助于研究人员全面了解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从而对双边关系有一个宏观的把握。

四 定量衡量有助于比较不同的双边关系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都采取了制裁中国的政策。在不进行定量衡量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比较当时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差别，甚至可能会认为中国与所有西方大国的关系都降至敌对状态。然而，进行定量衡量之后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差别。

从图 1-4 中我们可以看到，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中日关系所受影响远远小于中国与美、法、英的关系，而且中日关系恢复的速度也快于其他三国。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力小于对中美、中法和中英关系的影响。如果再观察 2002 年后中国与日、美、法、英四国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图 1-5 中看到，在中美、中英、中法三对关系得到稳定或改善的同时，中日关系则是严重下滑。在 2003 ~ 2005 年期间，中日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不比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大，甚至可能还小一点，然而此时双边关系远不如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这从反面支持了前面的判断，即意识形态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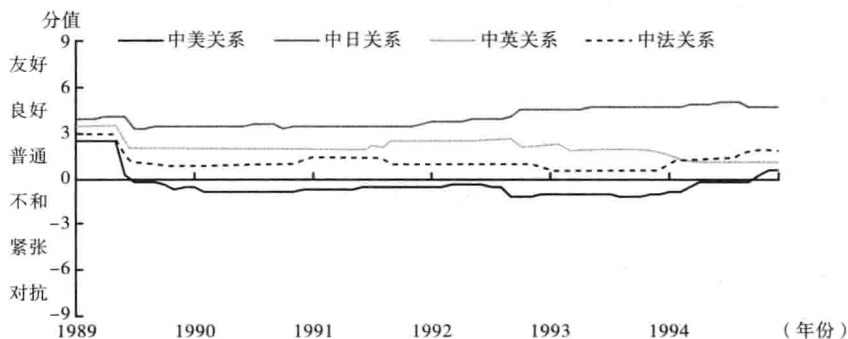


图 1-4 1989 ~ 1994 年中国与美、日、英、法的关系

五 定量衡量使定量预测双边关系走势有了可能

定量衡量是定量预测的前提，没有双边关系的定量数据，就无法进行定量预测。这如同没有重量的衡量单位就无法预测青少年的体重增长情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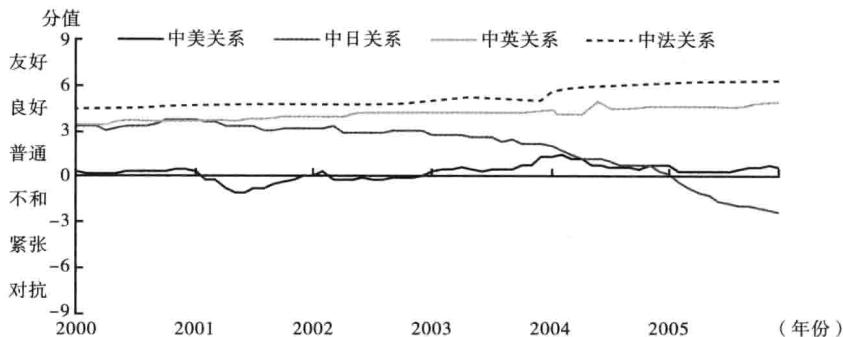


图 1-5 2000~2005 年中国与美、日、英、法的关系

样。在定量衡量中国双边关系的基础上，我们从 2004 年开始对中美、中日、中俄、中英、中法五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预测，2005 年增加了中印关系，2006 年增加了对中德关系的定量预测。这些预测分别发表在 2004 年的《世界知识》和 2005 年、2006 年的《环球》杂志上。根据对 2005 年预测结果的检验，我们预测的方向准确率为 76%，程度误差为 0.084，小于最小统计单位 0.1。^① 这表明我们的定量预测准确率已经具有了参考价值。^② 有了量化的历史分值，不仅为预测双边关系变化提供了定量预测的基值，同时还提供了使用分值预测方法的基础。我们使用 Eviews 软件对相关历史分值进行趋势分析，可以得到预测的分值。这使我们可以将主观经验预测与客观分值预测结合起来，而分值预测与经验预测相结合是最终走向以分值预测为主的第一步。^③

定量衡量的等级概念

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方法是以分值表达政治含义，其目的是加深我们对双边关系政治性质的理解和认识。为此，我们需要明确双边关系程度变化与性质变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需要明确双边敌友关系发生何种程度变化

① 《2005 年的预测结果及其启示》，《环球》2006 年 1 月 16 日，第 76 页。

② 一般认为，预测准确率达到 65% 表明预测方法具有科学性，准确率达到 75% 就具有了参考价值，准确率达到 85% 就具有了使用价值。

③ 气象学也是经过主观经验预测与客观分值预测相结合这一步之后，才发展到今天的客观分值预测。

会导致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根据敌友性质，国家间双边关系可分为“敌对”“非敌非友”和“友善”三类。我们将每类关系均分为两个等级，这样就得到六个等级不同的双边关系。敌对关系分为“对抗”和“紧张”，非敌非友关系分为“不和”和“普通”，友善关系分为“良好”和“友好”。

在定量衡量双边关系时，我们需要严格定义“对抗”“紧张”“不和”“普通”“良好”“友好”这六个词的等级含义。然而有两个因素会使读者对这六个等级的含义产生不同的理解。第一个因素是以单一事件判断国家的总体双边关系。双边关系是综合性的，包括了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方面。一个方面发生的事件并不能反映双边关系的全部。例如，人们看到两国发生军事冲突时，就认为两国关系已是全面对抗。事实上，在双边关系紧张而未达到对抗状态时，两国也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例如，1993年韩国开始实行和平统一政策，朝韩关系从对抗变为紧张，2000年朝韩实现了首脑会晤，2002年双方代表队还在亚运会上同举一面旗帜入场。^①然而在这10年间，双方在海洋边境线上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但这些军事冲突并未使朝韩关系重新回到全面对抗的状态。此外，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也不必然就不处于对抗状态。朝鲜战争于1953年7月停战，1953年下半年和1954年初中美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此时中美关系仍处于全面对抗的状态。

第二个因素是生活语言的不严格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这六个词语时是非常随意的和松散的。人们经常用不同的词语描述相同的关系，或是用相同的词语描述不同的关系。2004年，当中国政府公开表态反对日、德、印、巴四国集团的联合国修改方案后，媒体对中日关系的评论各式各样，有的说“中日不和公开化”，有的说“中日关系紧张”，有的说“中日开始对抗”。由于没有严格的定义，同一时期的中日不友好关系被描述成了三种不同的状态。相反，人们用“紧张”一词描述2003年法国反对美国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时的美法关系，2005年美国批评俄罗斯政府脱离民主政治时的美俄关系，2006年委内瑞拉政府威胁要驱逐美国大使时的委美关系。而事实上这三对双边关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美法在北约内是军事盟友，美俄在八国集团内是战略对话伙伴，委内瑞拉则被美国视为和古巴一样的

^① 《世界知识年鉴 1993/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85页；《世界知识年鉴 2001/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98页。



敌手。

为了帮助读者使用这本工具书，我们在此对这六个等级的概念进行明确定义，并就双边关系判断中的常见误解做重点解释。

一 对抗

对抗是指两国关系的性质是敌对的，而且公开称对方为自己的战略敌人。1950 年中美在朝鲜战争时的双边关系是對抗性质。人们常忽视军事冲突规模对国家间关系性质的影响。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但两国的对抗水平可能有高低区别。例如，中美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的对抗程度，就远大于 1979 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时期的中越对抗程度。当时中越虽然也处于战争之中，但是中越保持着正式外交关系，而朝鲜战争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双方发生全面战争时，两国敌对关系的性质一定是对抗的，但两国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特别是边界军事摩擦时，两国敌对关系的程度未必达到对抗的程度。因为，两国发生军事摩擦时，它们可能在非军事方面还进行着合作。例如 2006 年 7 月，朝韩边界发生交火，但朝韩关系并未因此降至对抗等级。^①

二 紧张

紧张是指两国关系的性质是敌对的，但没有直接的大规模军事冲突。1972 年中美进行了首脑会晤，但中国还在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此时的中美关系就处于紧张状态。人们常常误将军事摩擦作为关系紧张的标志，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双方之间有小规模军事摩擦是紧张状态，没有摩擦时双方不断以战争或军事打击相威胁也是紧张状态。紧张状态分为不同水平，在紧张状态严重的情况下，双边有军事冲突危险；在不严重的情况下，则可能没有军事冲突危险。官方严厉谴责对方是双边关系恶化的标志，这种公开谴责的次数和语言内容决定了激烈程度上的区别。一般讲来，在短期内，全面而连续地严厉谴责对方，两国关系才会达到紧张等级。那些局限于个别问题的严厉谴责并不表明双边关系已达到紧张等级。例如，自 1989 年起，中国政府每年都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干涉中国的人权政策，但中美总体关系是在不和与普通等级之间上下起伏，并未达到紧张

^① 华亭：《朝韩交火，双方打出 9 发子弹》，《环球时报》2006 年 8 月 2 日。

的等级。1998 年中美讨论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时，中国也未停止谴责美国的人权政策。^①

三 不和

不和是指两国关系中的敌对成分大于友好成分，在较多方面采取敌对政策。2001 年中美虽然在经济和防扩散方面有战略合作，但军机相撞使双方军事对立加剧，此时中美关系处于不和状态。人们常将有正式外交关系误解为是友大于敌的标准，其实两国之间是否有外交关系并不能作为国家关系性质或等级的判断标准，因为国家不仅在友好、良好和普通等级关系时保持正式外交关系，在对抗、紧张和不和的关系中也可能保持外交关系。例如，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形成对抗关系、冷战后期美苏是紧张关系、2001 年军机相撞后中美是不和关系，但在这些不同等级的关系中，双方都保持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双方拥有正式外交关系并不证明双边关系一定是友好大于敌对。以 2005 年不和的中日关系为例，双方经济关系不断发展，贸易额比上年增长了 9.9%；^② 双方文化交流继续扩大，人员往来仍在增多，但是双方在历史问题、海洋权益问题、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的矛盾是敌对性质的。在两国关系中，安全关系和政治关系属于高级政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属于低级政治，因此 2005 年的中日关系处于敌大于友的不和等级。

四 普通

普通是指两国关系中的友好成分大于敌对成分，在较多方面采取合作政策。2002 年美国在防范中国崛起的同时与中国进行全球范围的反恐合作，此时的中美关系就是普通等级。对于普通关系的误解恰恰与不和关系相反。我们在外交实践中经常使用“关系正常化”一词。这一词语会使人们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了就达到了普通等级；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就说明两国敌对成分小于友好成分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建立外交关系只表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不能说明两国关系的水平，因为这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1999 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 443～449 页。

② 《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国际贸易》2006 年 2 月号，第 71 页。